

不靠谱的 演员 都爱说

演员演着故事
也讲着故事
希望这些好故事得以保存
我把这归咎为我是蒲松龄的老乡

张 译 / 著

不靠谱的 演员 都爱说

张译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张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830-9

I. ①不…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5485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赵 萍

美术编辑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3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页3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30-9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演员，他们几乎每天都行走在路上，住着不同的酒店，听着不同的方言
他们通常有着强烈的想象力和表达力，讲出来的故事，有趣味有节奏有悬念有包袱
也许早就脱离了故事的原貌，可是没关系，好玩就可以
它们像聊斋一样，被演员越传越远
只是可惜，没有人来记录
因为这本书，我养成了搜集素材强迫症

——张译

目 录 坏脑子的橡皮擦

坏脑子的橡皮擦	2
那可以	13
斗鬼簿	16
水瓶座	26
10:14	35
酒个故事——九段落	39
酒杀人事件	46
醉卧金霞山	51
手机	54
谁来弄死我	61
我来弄死谁	65
缺德列传	69

我见过的躯壳

我见过的躯壳	74
那些人	81
世界不是只有你自己	84
冰河世纪	87
向女生道歉	91
谁来谈恋爱	96
黑暗中的舞者	99
遇见	105
乃武和小白菜	110
寻找山东家	117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 我爹我娘 126
天地有多大 134
我爱广播 139
十年军装九年军龄 144
番号：战友话剧团 151

演员能事录

- 神秘的行业 18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87
小江湖 195
小演员 202
《士兵突击》 206
禅达日记 212
我的生死一线 214
冷暖自知 218
吉斯尼的牙 222
论蚊 225
8毫米 227
好人 231
事故的故事 235
道具组能事录 245
副导演能事录 248
演员能事录 255
不对号的某某某 262

猫某某

- 我想养只猫 270
流浪的贵族 273
纽扣 278
五虎上将 281
猫狗报来世 289

后记 293

坏
脑
子
的
橡
皮
擦

Y



坏脑子的橡皮擦

我在拼命地找手机，攥着手机找手机。

他把东西小心翼翼地藏好，生怕一会儿找不到。然后就真的找不到了。

电梯门关上了。三个人都不熟，太尴尬，只好找来话题聊。聊了半晌，谁也没有按楼层。

中午去看 3D 电影，看完了开车走人，怎么都觉得天黑得厉害，擦了下眼睛，3D 眼镜忘还了。

大土豆第一次在国外逛奢侈品店，店里提供免费香槟，大土豆没买什么，倒是走出店门的时候，他已经喝高了。

聚精会神地开车，看见十字路口的绿灯，我规规矩矩地停了下来。

她要给我发信息，侧面打听他的消息，结果直接把给我的信息发给了他。

初乘高铁，异常兴奋。只知其快到妙不可言，遂到站即下，没想早了三站。

要搬个家，好多的东西，又热又累，买一箱饮料先放到旧家冰箱里吧。嗯。总算搬完了，老冰箱先留在这边吧，记得断电。哦。一年后，老冰箱里长出了一棵灌木。

忽然想到无数个重要的事情，身边没纸没笔没手机没电脑，我用所有事情的关键字组成了一个顺口溜，一路背诵。冲到酒店，写下顺口溜，总算松口气——可是这些字都代表什么来着？

坏脑子呀，脑子真坏。但是这些都还不算最坏。

海清问经纪人：iPhone4S 到底好不好？

经纪人：不要再买 4S 了，iPhone5 马上就要出了。

海清：5 比 4S 好吗？

经纪人：当然好，又轻又薄又长，处理器的速度也快了好多倍。

海清点点头：太好了，那快帮我买一台 4S 吧。

海清：你属什么？

我：我属马。

海清：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1978 年。

海清：1978 年，哪一天？

我：2 月 17 日。

海清：哦，2 月 17 日生的，那你是属什么的？

我：我属马。

海清：属马？哦……那你是哪一年生的？

一年后，
老冰箱里长出了
一棵灌木。



癸巳钱海燕涂

那时海清还是舞蹈演员。

有台晚会，电视直播，下一个节目，大型歌舞。前奏的音乐有 8 拍，舞蹈演员们该是在最后一拍出场，海清是这队人马的领头。音乐只响了 4 拍海清就冲了出去，她一个人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发现没人，她只好往回退。退到半路，8 拍就结束了，海清只好和大家又留在了舞台上。

当时她还不是领舞，领舞的女孩儿站在中间，海清围在旁边演花，她忽然看见摄像机好像对准了她，就忘了自己只是花，特别投入地跳起了领舞的动作。

团长气疯了，罚她去演火焰。

某电视剧组，整日拍摄忙个不停。从酒店到拍摄现场，每天往返都要两个小时，浩浩荡荡的车队蜿蜒在崎岖的山路上，成为当地三个月来最壮阔的一景。

杀青了，全组欢呼雀跃。

午饭时，导演指着车队中间每天都跟着出发的一辆大型货车问：那车装的是什么？

制片答：“大炮”（影视剧摄影专用的摇臂，日租金 250 元）。

导演沉默了一下：我们……一次也没用过？

制片：理论上是这样……

导演：理你妈的论！

经纪人问我：你看明天你是坐我的车，还是公司的车？

我：公司的吧。

经纪人：公司车被约满了，咱们排不到。

我：……那就你的吧。

经纪人：我的车明天限号。

B：你喜不喜欢 K 剧？

我：不喜欢。

B：为什么。

我：好多桥段都是抄的。

B 沉吟片刻：K 剧是我写的。

我当时就碎了。

甲、乙只用微信聊天，几乎不打电话。

这一天，乙有急事，致电给甲。

甲擎着电话，听完了乙的话，挂了。

周一早晨，单位例会。

团长发现大黄没来，很是生气，给他打电话：“开会了，你怎么还没来？谁让你迟到的？”

大黄在电话里嚷嚷：“我在路上了，堵车。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就到！”

团长挂了电话：“他在路上了，那咱们继续。今天，我想谈一谈关于……不对呀，我给这孙子打的是座机！”

入伍之前，妈妈送我一块手表，我很珍惜，每天戴着。

单兵训练的项目之一是爬战术，每天在土地上，高姿匍匐、低姿匍匐、持枪卧倒……一天下来，整个人跟土猴差不多。

我心疼手表，包好了放进衣袋里。

训练结束了，衣服很脏，一走路都冒烟，光衣袋里的土就能有个两三斤。我学着老兵的架势，脱了衣服，在山石上狂拍。

衣服摔打干净了，我想起了手表……

老姜演戏很不错，他爱研究，他把研究的精神头也用在了很多方面上，比方说他是青铜器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比方说他还是电脑专家，总之，他是钻研的榜样、学习的楷模。

2006 年，在威海拍戏，老姜感冒了。他找来了感冒药“白加黑”。

第二天，所有人发现他在晃，镜头前也晃，人们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已经吃药了。

第三天，他请了假，说感冒很严重。我去看他。

老姜虚弱地说：“这药不地道。”

我看见他的床头摊了一堆“白加黑”的药盒：“你是不是吃反了？白片是白天吃的，黑片是晚上吃的。”

老姜摇摇头：“我没吃反，是药不地道！”

药盒上写得很清楚，“白片 10 片，黑片 5 片”，后来才知道，老姜白天吃了 10 片，睡前再吃 5 片，如此，他吃了三天……居然还能活着。

老熊坐火车，忽然发现窗外有片好景致，他大喊：“大家！向左看！”

全车厢战友都看向左边的窗外，只有老熊自己，看着右边的窗外赞叹不已。

老郭趴在海边的窗台上，天真地看着望远镜里的世界，看了半个小时，惊呼：“上当了！这个望远镜什么也看不到！”

我叹了口气：“大哥，这是晚上。”

明天就要开机了，好多事情还没落实，制片人都快急死了，他一把抓住统筹：“通告都发下去了吗？”

“发了发了发了！”

制片人问：“什么时候发的？”

“一会儿就发！”

甲：竹——荪，念“孙”？我男朋友说念“生”啊！

乙：念“孙”。

甲：什么时候改的？

乙：一直就念“孙”。

甲：我说怎么每家服务员都说没有这道菜，从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开始……

男人是一个逻辑混乱的逻辑学者。

女：你爱我吗？

男：又来了。

女：到底爱不爱嘛？

男：不能说。

女：每次都这样！

男：如果我爱你是事实，那就是跟黄瓜叫黄瓜、绿豆叫绿豆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理。你每天说一遍说一百遍一万遍，它该叫什么还叫什么，它们的名称内涵品质功效并不会因为你每天多说那么一两句而有任何的改变。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天天都得说一遍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理呢？

女：你……就不能顺着我点吗？！

男：你是顺治呀？

女：你！气死我了！

男：就是，别再气我了。

女：你有没有记错，是我在生气！

男：哦……

再再出门倒垃圾，随手关了门，可惜他没带钥匙，只好找来小马。

小马动手能力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门撬开了。小马说：“再再老师，下回可得注意了，我这是没敢用蛮劲儿撬，要不您这门锁就坏了。”

再再不住地点头：“好嘞，你看我这个脑子呀，刚才就是出来倒个垃圾，你看，我就这样……”他伸手抓住了门把手给小马演示，“就这么轻轻一带，门就锁上了……”

门真的又锁上了。

小马叹了口气：“我还是用蛮劲儿吧。”

二雷姓王，过去说话爱噘嘴，说不清就变成了“吴二雷”。这也变成了他的外号。

这一年，二雷喜得贵子，大家纷纷道喜。

肖二爷问：二雷，你儿子叫吴什么？

二雷：我儿子叫吴……吴……呃，欸？你大爷的，我儿子姓王！

王二雷捧着一杯热茶下楼，看见车有些脏，把茶杯放在车顶，开始动手擦车。

车干净了，二雷心满意足地开车走了。

车顶的茶杯像警灯一样晃来晃去。

甲：怎么今天这么大的雾呢？

乙：对呀，因为今天大雾！

甲：“拉卡拉”为什么能刷卡呢？

乙：因为它是“拉卡拉”！

甲：大夫，你看看我这长了个疙瘩，是什么呀？

乙：嗯，是个疙瘩。

哈尼在上数学课。

几何老师敲着黑板：“各位同学注意看，现在我要变形了。”

二姐轰我们早起：去埃菲尔铁塔吧！

我们随行。

铁塔下面排队的人太多，二姐不高兴：我们去奥特莱斯吧！

我们坚持登塔，二姐独自去购物。

我们终于登顶，二姐来电话兴高采烈：我在这都买 High 了，你们不来，后悔——去吧！

我们下塔，二姐又来电话：买的东西，全都——丢了！

陪我妈买家具。

第一天，我戴墨镜，被人认出来了。

第二天，我戴口罩，被人认出来了。

第三天，我戴口罩加墨镜，还是被人认出来了。

第四天，我什么都没戴，没人认出我。

甲：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有些同方向公路路牌上显示的公里数会越来越多？我是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完全没有希望，嗯，我说的意思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意思，你还没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因为这个疑问一开始我也有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我没有自东向西开车但是眼睛盯着自西向东的路牌那叫找茬有毛病，我没有毛病！我的意思就是就在这条我正在开着的公路上按照我所行驶的方向来说有些路牌指示的公里数却越来越远，完全排除这个路牌到下一个路牌之间会有其他的城镇，开过去了当然越来越远傻子都知道，可是开过去了为什么路牌还会显示这个城镇的距离。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许是这个镇是不规则形状绕了半天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些因素都不存在！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中间没这么一个鬼城镇，但是路牌的显示有错！这个怎么解释？

乙：路牌显示有错。

这一日北京大雨，婧姑娘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朋友们乘风破浪开向电视台。

大路太堵，婧姑娘是暴脾气，调转车头抄小路。小路要钻桥洞子，桥下有点小积水，婧姑娘哪管这许多，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吉普车撕开的水帘似带着剑气的羽扇霓裳，霸气十足地横扫一切。

然后，吉普车就漂在了桥洞子的正中央。

婧姑娘眼看着水漫过了车头，叫了声“不好”，便和另两个女伴收拾细软下车。当她们游上了路边，再回头，吉普车已经没了顶。

婧姑娘是虔诚的教徒，她的心很静。

师傅说你得磕大头，十万个，特别好。我帮她算了下，一天磕三十个，不到十年就完成了。

第一天，她磕了一百三十个，头肿了，额头好像鹅头。

有人说打坐能让心更静，于是婧姑娘开始打坐。

这天坐飞机，还没起飞的时候，婧姑娘就在座位上盘好了腿，准备打坐念经。但是她睡过去了，心里静静地睡过去了。

飞机飞了好久，久到你都想不到。婧姑娘像尊佛像一样保持了一路，周身

披满了窗外的光。直到飞机落地，婧姑娘还以为是刚开始滑行。

后来所有的乘客都下去了，婧姑娘也没动弹，双腿像坏死了一样青黑着……

婧姑娘是我的搭档，她心地善良而单纯，她的狗儿子“改哥”很随她。

有次开车去草原，改哥有幸加盟。刚一停车，改哥就看见了成片的马群。改哥是久居首都的哈士奇，哪里见过这个世面，高兴地跳出汽车，狂奔向马群。

马群以为是“牧马犬”，吓坏了，玩命逃窜。

改哥跑得快，它想跟马们玩，于是瞬间就扎进了马群。

婧姑娘看着遥远的马群突然停滞了，然后“砰”的一声，马群中间，改哥被踢得飞了起来，像火箭升天又原地坠落……

婧姑娘奋不顾身抢出了改哥，自此，改哥再也不下车了。

哈尔滨话剧院九六表演学员班期末形体考核汇报，内容相当充足，从早上六点半到下午两点才能结束。

形体老师心疼大家，头天晚上亲手熬了大枣儿水，红红黄黄的一整壶带到了排练场。

我很不幸，因为缺课，不能参加汇报，只好在台下负责放音响，也就没办法去后台喝大枣儿水。下午两点多，汇报一结束，渴得我一个高儿就蹿到了后台找水。

也不知道谁没带杯子，把大枣儿水灌进了用作道具的啤酒瓶里，想不了那么多了，我仰脖就喝了一大口。

老谢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吃惊得脸都变了形。

我瞪了他一眼：“看什么看？”又喝了一大口，真解渴呀。

老谢：“哥们儿，你知道……这一上午……谁都没法去厕所……”

有一天，李白喝高了，耍赖：“大伦子，高低喝不下了，得走，这顿我请，我得走……”

汪伦说：“左六再喝点儿。”